

— 文润丰台·佳作有约 —

书香丰台

宛平古城墙的

“眼睛”

每个地域总会因独有的印记释放出诱人的色彩，丰台亦然。曲折回环的永定河水，馨香弥漫的800年花卉文化，“先有莲花池，后有北京城”的悠久传说，“燕京八景”之一的“卢沟晓月”，加上发生过二七大罢工等爱国事件的长辛店、北京地区最为完整的宛平古城……一个个浸润着民族魂魄和精神骨骼的历史地标，一幅幅镌刻着丰台品牌和人文元素的全息镜像，架构起丰台独有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。

然而，最让我难以释怀的还是宛平古城。血雨腥风的卢沟桥，弹痕累累的古城墙，鲜血染红的永定河……像一条条穿越时空的飘带，一直在晃动着我这颗心扉。丰台，因卢沟晓月的绝美风景闻名遐迩，更因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屈辱而永载史册！

我吸纳着沁肺的清香，披着一缕金色的晨光，站在了宛平城东门，安静而肃穆、包容而厚重的气息顿时凝聚在咫尺之间。较之城门下的如织游人 and 城内的车水马龙，青灰色的高大城墙，朱红色的城楼墙体，古朴典雅的门楼城堡，显然不乏吞吐日月光辉的京城气韵；蜿蜒起伏的城墙尽管没有长城那么雄伟壮观，却犹如一位厚德载物的历史巨人，伸展着长长的手臂，将小城的新潮与古旧、摩登与古典、崇高与卑微、荣辱与悲壮，一并揽入了博大的怀抱里。

大凡名城盛迹，无不累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丰台自古为燕薊故郡、水陆重镇，而“自古即为京南门户”的宛平城，则建于明末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。《日下旧闻考》记载：“卢沟畿辅咽喉，宜设兵防守，又需筑城以卫兵。”“局制虽小，而崇甬百雉，俨若雄关。”全城东西长640米，南北宽320米，总面积20.8万平方米，原名拱北城，1928年12月1日，宛平县署正式由京城内鼓楼附近迁到卢沟桥拱极城，此地始称“宛平城”。

星换斗移，沧海桑田，神秘的宛平城究竟发生过多少壮怀激烈、跌宕起伏的故事？目睹过多少荣辱兴衰、历史变迁？

我顺着东城门向北的墙根踽踽前行。狭窄的栅栏小道回旋着历史音符，残缺的青砖叠压着世事风雨，耳畔似有金戈铁马的轰鸣声、皇恩浩荡的吆喝声。令人震撼的是古城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，让我兀然想起毛泽东《菩萨蛮·大柏地》的词句：“当年鏖战急，弹洞前村壁。装点此关山，今朝更好看。”

古城是文化的载体。若用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，当年的弹痕无疑是一道红色风景线。但左看右看，我总感觉深浅各异的弹孔洞洞都是镶嵌在历史深处的“眼睛”，正射出一道犀利幽邃的光束——是在默默喷吐着国恨家仇的愤怒烈焰，还是在凝视着庸俗、市侩、猥琐的社会现实？

一双双直逼真相的“眼睛”，穿越到了1937年的7月7日，这一天，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。

闷热的夏夜。日军一声凄厉的枪响，击碎了诗情画意的卢沟晓月，警醒宛平人的梦幻，也激起了中华民族一雪国耻的血性。

“凡有日军进犯，坚决抵抗，誓与卢沟桥共存亡，不得后退一步。”佟麟阁向29军全体官兵发出命令。

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，冲啊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，杀！”守卫铁路桥的第219团团团长吉星文、第3营营长金振中带领部下打尽最后一颗子弹，用血肉之躯奏响了惊天动地的《大刀进行曲》。大刀寒光闪烁，人头滚落满地。最终29军将士寡不敌众，一个连仅剩4名士兵。

大地在震颤，苍天在哭泣。“宁为战时鬼，不做亡国奴”的中国守军，以精忠报国的钢铁意志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，飞溅的碧血染红了“永定”的河床。

我的目光在东城墙上的一处近30平方米的漏斗形豁口定格，1937年7月8日凌晨的那场恶战恍若再现——日军炮弹纷飞，宛平火光冲天，城墙被摧

毁，门楼被洞穿。虽然我不知道守城士兵的名字，但我看到了光耀天地的浩然之气，他们将一腔热血渗入了城砖、周身骨肉填进了弹坑、崇高灵魂化作冲锋号角，在炮火烈焰中化作了永生！

22天的卢沟桥保卫战，国民党29军慷慨赴死的民族气节，留下了英勇悲壮的绝唱，一天的伤亡

我来到了凹凸不平的石板街上。抵抗外侮的刀光剑影早已凝固成历史，石缝中却仍似飘洒着血腥的味道——七七事变开启了卷轶宏鼎的全民抗战序曲，也给我们的心灵烙下了永远的伤痛，有多少踌躇高蹈的民族英雄永远留在了石板路下？我轻轻地放缓了脚步，唯恐一不小心会踩疼一个冥冥

徐州会战、武汉会战、百团大战……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抖落屈辱、困惑与苦涩，终于昂起了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”的头颅。

宛平城的昨天、今天或者明天，或许不乏新与旧的交替、是与非的评判，但毋庸置疑，弥漫着辽风金韵的卢沟桥与宛平城，像双翼一样为中



宛平古城墙上的弹痕。资料图

超过5000人，副军长佟麟阁、132师师长赵登禹同一天壮烈殉国，随后是北平的沦陷。

宛平城承载的历史太过沉重，每一页的翻动都掀起一片腥风血雨。我抚摸着斑驳起伏而又布满弹痕的城墙，心底升腾起一种前不可追、后不可退的怅惘之情：建筑是凝固的乐章，建筑的遗迹又是什么呢？是凝固的历史么？如果是，宛平城的这一页为什么会这么惨痛？

墙，围而为城。史载：“蓑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居，此城郭之始也。”四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，历代统治者无不将希望寄托于城池屏障，有墙就有城，墙毁则城亡。于是乎，广袤的华夏大地上，由南北到东西，由中原到边陲，无不矗立着一座座高大厚重的城墙。

历史往往会留下极具讽刺意味的幽默。西安的古城墙，没有挡住刘邦项羽的剑戟；北宋的汴梁城，没有挡住来自白山黑水的金人入侵；“石头城”的南京皇城，在太平天国焚起的烈焰中化为灰烬；即使名扬四海的长城，又何曾抵挡住异族铁骑的践踏？

真实的历史是刺人的荆棘。我凝视着两重厚墙构成的宛平古城，“城墙四周外侧有垛口、望孔，下有射眼，每垛口都有盖板，可攻又可守。然而，李自成策马进京不到300年，倭寇就用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轰开了顺治城门。这万民血汗与智慧筑就的城墙，缘何不堪一击？我们常常习惯于“近代中国积贫积弱”的阿Q说辞，遮掩我们的一次次失败。事实却是，无论八国联军入侵还是甲午海战之时，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大国，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，中国GDP约为日本的2倍多，为什么会弹丸小国铁蹄蹂躏？我们总说“落后就要挨打”，那么，我们究竟“落后”在哪里？

……

中沉睡的炎黄子孙。

明清一条街上不见钢筋水泥丛林的浮躁与喧嚣，那些从史料中复活的县衙、兵营、驿站、义隆寺和老式店铺，大都沿袭了紫禁城惯用的大红大绿，“宛平驿站”的牌匾下，是“中国邮政”的中英文字牌；古色古香的大门里，是居委会办公室；肃穆庄严的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”耸立在青石铺就的广场上；高檐挑瓦的门楣下，电子时钟闪烁着串串字符。古典意蕴与现代清新交融，浴火重生的宛平成了丰台的文化符号和民族精神的名片。

阵阵优美的旋律从前方飘来，一座绿荫掩映的四合院门口，一个小巧的凉亭下，几个老人正伴着胡琴哼着京腔京调。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小姑娘，正在石板格子上欢快地跳绳。望着在古城的一张张淳朴、温厚、豪放的笑脸，我抑郁的心境顿时晴朗了许多。也许，经历了战争的宛平人，才更加爱恋这田园风味的恬淡盛景？

登上古老的宛平城墙，不远处传来阵阵和悦的风声、笑声与歌声，西面卢沟桥上，一部部相机“咔嚓、咔嚓”响个不停，俊男靓女们正以不同的审美情趣和造型留下美的瞬间，几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站在狮子前面竖着大拇指高喊：“OK, CHINA! OK, 卢沟桥！”

这座“世界上独一无二”的桥与狮子“共同构成的美丽奇观”，与平汉铁路大桥并行横跨永定河。望着这一京南进出的咽喉通道，我的耳边又响起132师师长赵登禹气壮山河的雄性“狮吼”：“军人抗战有死无生，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！”

“一座名桥昭国史，千秋皓月照卢沟。”卢沟桥燃起了抗战烽火，承载了一段民族劫难，也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；殷血浸染了狮子身，模糊了宛平城，也明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，从此，屈辱史汇成全民奋斗史，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、太原会战、

国人的血性奋起插上了坚强的翅膀，中华民族以3500万生命的燃烧，证明了正义战胜邪恶、光明战胜黑暗的悲壮涅槃。但日本军国主义阴魂至今未散，仍在拼命为侵略战争翻案。每当面对屏幕上那以恶俗笑料和噱头拍摄的抗战神剧，看到裤裆藏雷、手撕鬼子、单手掏心、石头打飞机的低俗媚俗画面，我便油然而生一种揪心的疼痛。

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，发生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，诞生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？“娱乐泛化”的狂潮，“历史虚无”的戏说，遮蔽的是真相，泯灭的是良知。娱乐化、恶搞化、低俗化、狂欢化的历史解构与嬉笑，意味着历史的扭曲与湮灭，滋长的是一个个浑浑噩噩的灵魂，钙质在流失，激情在消减，怎能清醒“看成败、鉴是非、知兴替”？又怎能正确理解中华复兴、民族崛起的丰富内涵？

夕阳西下，霞霭如瀑。宛平城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金辉，那是英烈俊杰鲜血涂抹在苍穹上的折光。我从古城墙豁口路过，凝视那长城城砖雕砌的“卢沟醒狮”，纷乱的思绪仍在不停地翻飞——

我知道，历史拒绝遗忘，往事并不如烟。“不愿做奴隶”的勇士依然婀娜那坚守着阵地，古城墙上那双双警惕的“眼睛”，正向人们发出未来的警示：“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。”

我知道，新世纪波翻云涌，中国梦狮吼环球，“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”，才能拥有和平的诺亚方舟。唯有心的守护，艺术的桥，古老的城，才会与波光粼粼的永定河水、清辉弯弯的卢沟晓月胜景永驻！

警醒吧，爱好和平的人们——花好月圆时，莫忘卢沟烽火；春华秋实处，犹珍世界和平！

来源：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/张亚明

《丰台风情咏》诗歌选登

丰台看芍药诗

王士祺

(一)

回首旗亭画壁时，重来已是十年迟。
应刘逝后风流尽，只有恒河照鬓丝。

(三)

雨雨风风态自殊，花花叶叶不曾孤。
更添练鹊和蝉蝶，便是徐熙六幅图。

(二)

宫锦千丝剪费裁，泥他婪尾殿春杯。
老颠剩欲相料理，乞取齐奴步障来。

(四)

沾湿春衣更不嫌，花枝娅姹雨帘纤。
鬓丝禅榻心情改，闲看牛郎帽檐檐。

来源：《日下旧闻考》

【注释】

婪尾：古代宴饮时巡至末座，名为婪尾。

齐奴步障：齐奴本西晋富豪石崇小名。王恺作锦丝步障十里，石崇就作锦丝步障五十里，压他比富。见来源：《世说新语》。



遇“荐”好书



《这才是丝绸之路》 侯扬方著

作者在对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大唐西域记》、近代探险家记录等资料解读和研究的基础上，以历时10年、超过20次、累计行程3万公里重走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，采集精确的地理位置、路线轨迹及影像资料，精准复原历史上多条丝绸之路路线——包括张骞通西域、玄奘取经、高仙芝远征以及斯坦因等探险家的路线，精确定位了多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标——包括汉唐2座玉门关、剑末谷、大石崖、公主堡以及玄奘曾经经过的中亚“铁门”等，写成这本历史考察纪行，让读者通过精准的复原地图、知识性的文字、亲历现场的照片，领略真正的丝绸之路的魅力。



《物种入侵》 冉浩著

在全世界范围内，经由人类携带、大宗货物交易、交通工具携带等途径，原本定居本地的物种传播到世界各地，成为入侵之地的不速之客。与那些声势浩大、占据世界各大新闻媒体头条的战争相比，生物入侵要低调得多，以至于大多数人几乎对这些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“物种战争”毫无察觉。或者即便知道，也不认为它们的人侵，可能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无限影响。我们生活的地球生物圈正变得越来越脆弱、越来越单一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限制物种入侵已经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共识。但如何才能真正遏制这种不利影响，目前依然没有确切答案，甚至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悲观地认为，我们可能正在开启一个新的地质时代，“杂草星球”正在发生。这种生物多样性持续衰减的背后，外来入侵物种正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。